

王雲五主編

大學今註今譯

宋天正註譯
楊亮功校訂

編纂古籍今註今譯序

由於語言文字習俗之演變，古代文字原爲通俗者，在今日頗多不可解。以故，讀古書者，尤以在具有數千年文化之我國中，往往苦其文義之難通。余爲協助現代青年對古書之閱讀，在距今四十餘年前，曾爲本館創編學生國學叢書數十種，其凡例如左：

一、中學以上國文功課，重在課外閱讀，自力攻求；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。惟重篇巨帙，釋解繁縝，得失互見，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，實難以成統，殊非時力所許；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。本館鑒此，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。

一、本叢書所收，均重要著作，略舉大凡；經部如詩、禮、春秋；史部如史、漢、五代；子部如莊、孟、荀、韓，並皆列入；文辭則上溯漢、魏，下迄五代；詩歌則陶、謝、李、杜，均有單本；詞則多采五代、兩宋；曲則擷取元、明大家；傳奇、小說，亦選其英。

一、諸書選輯各篇，以足以表見其書，其作家之思想精神、文學技術者爲準；其無關宏旨者，概從刪削。所選之篇類不省節，以免割裂之病。

一、諸書均爲分段落，作句讀，以便省覽。

一、諸書均有註釋；古籍異釋紛如，即采其較長者。

一、諸書較爲罕見之字，均注音切，並附注音字母，以便認讀。

一、諸書卷首，均有新序，述作者生平，本書概要。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，不厭其詳。

然而此一叢書，僅各選輯全書之若干片段，猶之嘗其一樹，而未窺全豹。及民國五十三年，余謝政後重主本館，適國立編譯館有今註資治通鑑之編纂，甫出版三冊，以經費及流通兩方面，均有借助於出版家之必要。商之於余，以其係就全書詳註，足以彌補余四十年前編纂學生國學叢書之闕，遂予接受；甫歲餘而全書十有五冊，千餘萬言，已全部問世矣。

余又以今註資治通鑑，雖較學生國學叢書已進一步，然因若干古籍，文義晦澁，今註以外，能有今譯，則相互爲用，今註可明個別意義，今譯更有助於通達大體，寧非更進一步歟？

幾經考慮，乃於五十六年秋決定編纂經部今註今譯第一集十種，其凡例如左：

一、經部今註今譯第一集，暫定十種，其書名及白文字數如左。

詩 尚 經 三九一二四字

二五七〇〇字

二四二〇七字

四五八〇六字

周易 二四二〇七字

春秋左氏傳 一九六八四五字

大 學 一七四七字

中 廟

三五四五字

論 語 一二七〇〇字

孟 子 三四六八五字

以上共白文四八三三七九字

二、今註仿資治通鑑今註體例，除對單字詞語詳加註釋外，地名必註今名，年份兼註公元，衣冠文物莫不詳釋，必要時並附古今比較地圖與衣冠文物圖案。

三、全書白文四十七萬餘字，今註假定占白文百分之七十，今譯等於白文百分之一百三十，合計白文連註譯約爲一百四十餘萬言。

四、各書按其分量及難易，分別定期於半年內，一年內或一年半內繳清全稿。

五、各書除付稿費外，倘銷數超過二千部者，所有超出之部數，均加送版稅百分之十。

特後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制定工作實施計劃，余以古籍之有待於今註今譯者，不限於經部，且此種艱巨工作，不宜由獨一出版家擔任，因即本此原則，向推行委員會建議，幸承接受，經於工作計劃中加入古籍今註今譯一項，並由其學術研究出版促進委員會決議，選定第一期應行今註今譯之古籍約三十種，除本館已先後擔任經部十種及子部二種外，徵求各出版家分別擔任。深盼群起共鳴，一集告成，二集繼之，則於復興中華文化，定有相當貢獻。

本館所任之古籍今註今譯十有二種，經慎選專家定約從事，閱時最久者將及二年，較短者不下一年，則以屬稿諸君，無不敬恭將事，求備求詳；迄今祇有尚書及禮記二種續稿，所有註譯字數，均超出原預算

甚多，以禮記一書言，竟超過倍數以上。茲當第一種之尚書今註今譯排印完成，問世有日，謹述緣起及經過如右。

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王雲五

凡例

一、本書係以通行朱子章句本爲據，章內再按文意分段，以便閱讀。

二、本書注釋，力求簡明，大體係依朱注，酌採他家之說以爲補正。

三、本書主旨，在協助青年閱讀古籍，曉其大意，故盡量減免繁瑣之考證。

四、將總統闡發大學要義之精闢言論，亦擇要引錄，俾青年讀者能明瞭大學一書的時代意義。

五、本書譯文，係以照原文直譯爲原則，但有時爲使文意暢達，亦酌予增益。

大學今註今譯

○子程子○曰：「大學，孔氏之遺書，而初學入德之門也。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，獨賴此篇之存，而論、孟次之。學者必由是而學焉，則庶乎其不差矣。」

【今註】

○朱子編定大學一書，是依據程子所定的原本，所以朱子在本書的前面，先引述程子的一段話。朱子名熹，晚號晦翁，宋朝婺源（今安徽婺源縣）人。紹興進士，歷仕高、孝、光、寧四朝，累官寶文閣侍制。其治學大抵窮理以致知，反躬以踐其實，而以居敬爲主。宋代理學至朱熹而集其大成。其講學之所曰考亭，宗之者稱考亭學派。又朱熹之父朱松嘗讀書於安徽歙縣之紫陽山，故熹居福建崇安縣仍榜其廳事曰紫陽書室。因此後人亦稱熹爲紫陽學派。世稱朱子，又稱朱文公。

○程子名顥，字正叔，洛陽人，宋朝大儒，世稱伊川先生。其學本於誠，主於窮理，從學者甚衆。
○大學，本爲小戴禮記中的一篇，宋以前並不單行，北宋仁宗天聖八年，以大學賜給進士王拱辰等，這或許就是大學單行的開始。後二程子有大學兩定本，至南宋淳熙間，朱熹把它和中庸從禮記中取出，與論語、孟子合而爲四書，復爲之匯訂章句與集註。大學凡有三本：一爲古本大學；其間節次

稍有不相承者，蓋古人文法疏簡，辭或不屬，而意實可通，要於立言之旨無害。一爲石經大學；節次不及古本，且中間竄入顏淵問仁至非禮勿動句，疑好事者爲之。三爲程明道先生與其弟伊川先生大學兩定本，節次均不同。今本章句，爲伊川所序次；而彙爲經一章，傳十章，則爲朱子所定。

◎孔氏，卽孔夫子。

◎論，指論語一書。

◎孟，指孟子一書。

【今釋】

程子說：「大學是孔子留傳下來的書，爲初學的人進修德行的門徑。到現在還能看出古人做學問的次序，全靠這本書的存在；至於論語、孟子還在其次。求學問的人必須從這本書去學，那就差不多不致有錯了。」

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[○]，在親民[○]，在止於至善[○]。

知止[○]而后[○]有定[○]，定而后能靜[○]，靜而后能安[○]，安而后能慮[○]，慮而后能得[○]。

物有本末[○]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

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[○]者，先治其國[○]；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[○]；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[○]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[○]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[○]；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

致知在格物。

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誠，意誠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齊，家齊而后國治，國治而后天下平。

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爲本。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；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

【今註】

○大學，禮記篇名。禮大學疏引鄭目錄云：「名曰大學者，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。此大學之篇，論學成之事，能治其國，章明其德於天下，卻本明德所由，先從誠意爲始。」朱子註：「大學者，大人之學也。」按大學，我國相沿爲大人之學，取其有別於幼學及小學。爲講究立身治世基本學問的一本書，其中包括自修身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。

○明「明德」：上一個「明」字是動詞，下一個「明」字是形容詞。朱子註：「明，明之也。明德者，人之所得乎天，而虛靈不昧，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；但爲氣稟所拘，人欲所蔽，則有時而昏；然其本體之明，則有未嘗息者，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，以復其初也。」這裡朱子所言天賦靈明的德性，即王陽明所謂天命之性，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。蔣總統對此有精到的闡明，他說：『天地父母生了我們下來，就有一種天賦靈明的德性，這就是「

明德」。但是他有時不免爲氣質所拘，爲物欲所蔽，漸漸失其靈明以至於泯滅，而一切驕奢淫佚失德敗行的生活和惡習，乃從之而生。大學之道，第一就是要修明「明德」，以去人慾而存天理。亦可以說是要存天性而除物慾，要使此「明德」——「天性」保持其本體之純潔靈明，不爲氣質所移，不爲物慾所蔽，不爲利害所誘，日益發揚光大，充實完善，此即謂之明其明德。』

◎親民：程子曰：「親，當作新。」朱子闡發其意曰：「新者，革其舊之謂也。言既自明其「明德」又當推以及人，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。」王陽明則釋親民之意爲親近民衆。

蔣總統說：『所謂「在親民」，「親」這一個字，有兩種解釋，程子釋「親者，新也」，故朱子在大學章句中，以「在親民」作「在新民」解，所謂「新民」者，即是使民衆能日新又新，進步不已的意思。而王陽明則照大學古本「在親民」的「親」字的原文意義，釋「親民」爲親近民衆，乃本其一體之「心」，以感化民衆、革新國家與社會的意思。我們曉得：大學所講人生最大任務，莫過於治國平天下。我們明德修身之後，便要推而廣之，將一般民衆一切腐舊的不良的不適於時代環境的思想、風習、生活，都能剷除，使其造成一種新的思想、風習、生活，俾能與時代要求相適應，以確保其生存與發展，這就是古人所謂「化民成俗」，亦即近來我們所推行的新生活運動之真正意義。必須如此，然後治平之功才有基礎，因此朱子釋「親」爲「新」並沒有什麼錯誤。同時大家要曉得：王陽明是一個哲學家，同時也是一个政治家與軍事家，他依照大學古本原文的「親民」釋爲親近民衆，亦有其深遠的意義，且有其古本原文充分的根據。因爲新民必自親民開始，如果不親近

民衆，深入民衆中間，我們自己雖有好的主義、思想、道德、言行、生活，亦無從傳授他們，感化他們，所以他不肯更改古本原義，仍要作爲親民的解釋，也是很有道理的。不過，正因新民非親民不可，而親民則爲新民應有的前提，所以我們講新民便包括了親民；而單講親近，還不能包括革新的一面；因此我在此還是依照程、朱的解釋易於了解。」謹按 蔣總統講大學之道，是兼采朱王兩家之說的，以上這一段話，即是融會兩家之說以闡明「親民」之意義，使其相得益彰。

◎止於至善：朱子註：「止者，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；至善，則事理當然之極也。言明明德、新民，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，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。」王陽明則謂善就是良知，止於至善即是止於良知。蔣總統說：「這一句話，我以爲在現在來講，應該可以有兩個解釋：一種是「精益求精」「以求至乎其極」的意思；一種是「擇善固執」「止其所止」的意思。這樣解釋更容易了解，我們一個人明德（修己）新民（治人），皆應當向理想的至善之境，不斷進取；必求達到至善至美之境，而毫無欠缺的地步，亦就是要做到於理已無所不窮，於事已無所不盡，萬物皆能各得其所，千古而不易其道，到這時候方得爲止。……我們爲人、處世、作事、立業，如能把握住此至善之道而固執不變，堅守不移，就不會馳騁妄想，見異思遷了。」

◎知止：止，名詞。謂所當止之境，即至善之所在。知止，就是知道止於至善所在之處。

◎后：后與後同。後同此。

◎定：謂志有定向。

① 靜：謂心不妄動。

② 安：謂所處而安。

③ 慮：謂處事精詳。

④ 得：謂得其所止。

⑤ 物有本末四句：此處四句，承上啓下。一方面結束上文三綱領之說：「本」指「明明德」，「末」指「新民」。「始」指「知止」，「終」指「能得」。另一方面則係引申下文八條目之義：「本」、「始」指「格物致知」，「末」、「終」指「平天下」。「本」、「始」是「所先」，「末」、「終」是「所後」。謂能明瞭事物的本末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循序而行，自能漸進至善之境，也就是近於大學之道了。

⑥ 明明德於天下：意思是使天下人都能彰明其靈明的德性。

⑦ 治國：治，平聲，動詞，理之也。治國，就是治理國家。

⑧ 齊家：謂整治其家。

⑨ 修身：謂修明德性而達於實踐也。

⑩ 正心：朱子註：「心者，身之所主也。」正心，謂端正一身所主的心。

⑪ 誠意：朱子註：「誠，實也；意者，心之所發也。」謂心之所發一本於誠而無自欺也。

⑫ 致知：朱子註：「致，推極也；知，猶識也。推極吾之知識，欲其所知無不盡也。」王陽明則說：「致知云者，致吾心之良知焉耳。」意謂吾心本有良知，不假外求。

◎格物：朱子註：「格，至也；物，猶事也。窮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極處無不到也。」王陽明說：「物者，事也。凡意之所發，必有其事，意所有之事謂之物。格者，正也。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。

正其不正者，去惡之謂也。歸於正者，爲善之謂也。夫是之謂格。」蔣總統對此則綜合朱王兩家

之說作精闢的闡明，他說：「所謂致知在格物的「格」字有兩種解釋，據朱子解釋：「格者，至也。」要對於客觀事物能隨時隨地體察明白，就是要徹底認識其事物眞理至於極處的意思，在現在的話來說，這就是科學精神。但據陽明新的解釋：「格者，正也。」就是對於一切客觀事物皆要本內心之良知所知者，而判斷其好惡善惡，而決定其是非以正之。所謂致知云者，即致吾心之良知，而非充廣其知識之謂也。這朱子與陽明兩種說法，在外表觀之，似是內心外物，亦即唯心唯物之分，其實都不外乎窮理盡性的工夫，沒有什麼重大差異。但後者（陽明）所說的涵義，更易了解，除對其客觀事物窮其所以然之「理」與「性」的工夫以外，還有其主觀的（良知）選擇判斷而得到最正確的認識的意思。因爲他對於事事物物窮盡其眞理之所在，正義之所歸，以內心之良知而充實其工夫，以增進其眞理的知識，而不是只從外表的物質所得的意識，算作其真知眞理的知識，這就是格物致知的工夫所在。

◎國治：治，去聲，形容詞。國治，謂國家經治理已臻完善之境。

◎天子：古稱統治天下之君曰天子。奉天承命之意。此君主時代之特稱也。

◎庶人：謂普通的人民，無爵秩者。又衆也。

◎壹是：一切的意思。

◎本：此處係指修身而言。

◎末：此處係指治國、平天下而言。

◎所厚：指身家而言。

◎所薄：指國家天下而言。

【今譯】

大學的道理，在於彰明自身所本有的靈明德性，再推己及人，使人人都能除去薑染之污而自新，而且要做到極完善的地步而堅持不變。

能夠知道當止的至善之境，然後意志纔有定向；意志有了定向，然後纔能心不妄動；心不妄動做到了，然後纔能所處而安；能夠所處而安，然後纔能處事精詳；能夠處事精詳，然後纔能得到當止的至善之境。

。 凡物都有本有末，凡事都有終結和開始，能夠明白這本末終始的先後次序，就切合大學的道理了

古人要想彰明自身的靈明的德性，使天下人都跟他一樣自新，必定先治好自己的國家；要想治好自己的國家，必先整治好自己的家；要想整治好自己的家，必先修好自己的身；要想修好自己的身，必先端正自己的心；要想端正自己的心，必先誠實自己所發的意念；要想誠實自己所發的意念，必先推極自己的知識；而推極自己的知識，就在於研析窮究一切事物的真理了。

一切事物的真理研析窮究明白以後，知識就無所不極盡了；知識推極到無所不盡的地步以後，自

心所發的意念就自然真誠不妄了；自心所發的意念到了真誠無妄的程度以後，主宰一身的心自然就端正了；心端正了以後，身也就修好了；身修好了以後，家也就可以整治好了；家整治好了以後，國也就可以治好了；國治好了以後，天下也就可以太平了。

上自天子，下至平民，一切要以修身爲根本。如果不先修身而致亂了根本，要想其他的事如治國、平天下還能弄好的話，那是決不可能的；把切近自己的身家看得不重要，反而去高談治國、平天下，從來沒有這樣的道理啊。

右經一章①，蓋孔子之言，而曾子②述之。其傳十章，則曾子之意，而門人記之也。舊本頗有錯簡③，今因程子所定，而更考經文，別爲序次如左。

【今註】

①經一章：依博物志：「聖人制作曰經，賢者著述曰傳。」由於經文渾奧，則傳以明之。大學一篇在小戴禮記中，本來不分章節。上面這一段，朱子以爲是「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。」故曰「經」。以後十段朱子以爲是「曾子之意，而門人記之。」故曰「傳」。即是將大學一篇分爲經一章，傳十章。按此經一章是一篇的總論，先述大學之道「明明德」、「親民」、「止於至善」三綱領，次述「格物」、「致知」、「誠意」、「正心」、「修身」、「齊家」、「治國」、「平天下」八條目。以下再於傳十章中分別闡說。

②曾子：春秋時魯國武城（今山東省費縣西南）人，名參，字子輿，孔子弟子中之大賢。事親至孝，作曾子十八篇。

③錯簡：古時無紙，文字多寫在竹筒上，書籍則依竹筒次第編列，用絲或皮革穿聯起來，日久斷損，竹筒的次序亂了，稱做「錯簡」。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這一章經文，乃是孔子所說的話，由曾子傳述出來的。後面的傳文十章，則是曾子講述大學的意思，由他的弟子記錄下來的。舊的本子竹筒次序很有些錯亂，現在依程子所訂定的本子，再參考經文本子，另編傳文的次序如左。

康誥①曰：「克②明③德。」大甲④曰：「顯⑤諭⑥天之明命⑦。」帝典⑧曰：「克明峻⑨德。」皆自明⑩也。

【今註】

①康誥：書經周書篇名。

②克：能也。

③明：彰明。

④大甲：書經商書篇名。大，讀作泰。

⑤顯：視也。朱註：「常目在之也。」

④謾：古是字，朱註：「謾，猶此也，或曰審也。」

⑤天之明命：朱註：「卽天之所以與我，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。」

⑥帝典：卽堯典，書經虞書篇名。

⑦峻：大也。

⑧自明：自身彰明本有德性之意。

【今譯】

書經康誥篇上說：「要能彰明本有的靈明的德性。」書經大甲篇上說：「要常看着上天給我的光明使命。」書經堯典篇上說：「要能修明崇高的德性。」這些都是說要由自己來修明本有的德行。右傳之首章，釋明明德。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傳文第一章，是闡釋「明明德」的義理的。

湯○之盤銘○曰：「苟○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」康誥曰：「作新民○。」詩○曰：「周雖舊邦○，其命維新○。」是故君子○無所不用其極○。

【今註】

○湯：卽成湯，商朝開國之主，契之後，子姓，名履，一曰天乙。初居毫，爲夏方伯，專征伐。夏桀無道，成湯興兵伐之，放桀於南巢，遂有天下，國號商。在位三十年崩。